

普祐三平的天竺

《读史策》

偶然之思

一个普通的中国读书人

超越文学意义的富商制度

国殇家词

正山制世今生

理想与现实的对峙

无非世事

鲍人 著
作家出版社
走在歧路

关于品味

读书难

此心难渡

二男

轮渡

传奇梗概

无非世事

鲍人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非世事 / 鲍人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63-7387-6

I. ①无… II. ①鲍…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2843 号

无非世事

作 者: 鲍 人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73 千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87-6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壹 轩中人语

窗景 · 3

细数几枝莲 · 6

茶里茶外 · 9

晨曲杂弹 · 15

周日闲课 · 20

烤地瓜的幸福 · 26

说吃 · 29

橄榄 · 34

时有蜻蜓入梦来 · 37

庭间随想 · 42

南窗有菊 · 49

雨润清明 · 52

可堪赏处秋雨浓 · 56

杓子话题 · 60

贰 篱外屐痕

青梅花已开 · 69

南方的毛毛雨 · 72

乡村心情·75
那塔那河·81
一春烟雨乱心思·84
村溪漫步·87
老去的传说·90
人同此夜心·94
鸡犬几曾相宁·97
终南山初游漫记·100
景山前街的红绿灯·105

叁 半筐陈稗

景祐三年的天空·113
读史莫当秋·122
偶然之思·128
一个普通的中国读书人·134
超越文学意义的馆阁制度·140
闲话宋词·147
正山小种的前世今生·153
理想与现实住对门·158
谁在歧路·161
关于品味·166
读书难·170
此心难渡·175
二舅·178
轮渡·182
传奇梗概·189

肆 几叶时芹

我们何时失去信仰·201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教育·213

“城市精神”有何精神·218

食品安全透射的管理能力问题·221

谁的地盘谁做主·231

粟如沧海难尽食·238

语文课本的责任·243

减负减负减负·249

素质与公平之惑·254

教育岂止是学校的责任·259

·壹·

轩中人语

窗 景

斜望，晨光。

乳白色的窗台，右侧，瓶花。

一束洁白的龙胆花，淡雅宁静，间插着四五枝金色的扶郎。
扶郎，深情的名字。看来它不仅美丽，亦且刚强。

与窗台一样乳白的花瓶，似有默契。是柔和的椭圆形。

扇手一时似玉，宋人的词。玉扇玉手如玉白，怎么可以用来形容这窗台与瓶花呢？只是油然而生的想法。

抬眼可见窗外的春风。

稍远处一树杏花，树静而花摇。不是花摇，是花飞，片片簌簌。从窗的一角，瓶花的后面，隐约可见半枝粉桃，正应了古人诗句，所谓杏花飘雪小桃红。

春风醉人，始于醉花。花解春风，因此开时姹紫嫣红、落时片片飞雪，灿烂也罢、飘零也罢，都是在春风怀抱中的幸福。有那自作多情之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以为是为落花悲，其实悲的是人自己。花与春风自有凭信，当来时来、当开时开，当去则去、当落则落，开时烂漫、落则淡然，又何须人悲呢？明年春到，花又归来，年年岁岁，春花同怀。这种情义，人所不如。不见有诗如此说道吗：人面不如花面。为什么呢？因

为花到开时重见，而人则未必如此有情守信。

窗下细枝摇曳、柔曼纤缓，嫩芽簇簇、红苞点点，是西府海棠。已然暖风煦煦却还含苞不放，就如人在嚶嚶呦呦的喧闹的早晨仍然慵懒于床上，那么她若非宿醉的杨贵妃，则必是自矜的海棠花，都是让唐明皇宠坏的。“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

梧桐仍是去年深秋时的模样，不过已经换成了如今盛春的心情。那时梧叶怅秋风，只余下枝桠寂寂、桐子落落；而今虽然新叶未发，却为艳丽芬芳的春光保留了一份自重。这还不是它不与众芳争春的主要理由。待到桐花落尽，满院的桐荫让人在盛夏里无风自清凉，那才是它不语的骄傲。

浅紫色的玉兰花，时隐时现。隐或现都是因为窗里面。沙发轻轻地一摇一晃，书遮住了脸，但遮不住长发。沙发停了下来，好一树亭亭玉兰。“东山书院是四大书院吗？”“不是。”于是玉兰继续时隐时现。又见玉兰，放下书，饮一盏茶，玉兰再隐现。

另一本书，夹着书签，随意搁在茶几旁的小圆凳上。暗蓝色的硬皮封面，金字竖排的书名，不是流行时尚，因此它必定不是畅销书。流行是媚惑人的爱，让人难以抗拒；流行又是催眠的病，让人的思想沉睡甚至梦游。害怕或者不喜欢流行的人，只能去读不畅销的书。

茶几，茶盘，茶海里的小半杯茶，随意摆放的几个小杯，盖碗，茶漏，茶夹，还有茶香。茶皆有香，就如花皆有容、树皆有阴凉，只要它们是自然的而非刻意做作的。茶香怎么能看得见呢？是的，因为窗内的光线，可以看见茶海里冒出的丝丝热气，那就是茶香。茶香并非先闻见，它是先看见，然后才闻见。

窗内的光线从来都是与窗外相反的。窗外明媚时，它有些暗

淡；窗外昏暗时，它却十分温暖。但是，窗内的光线是最真实、最长久的，它的暗淡就是温暖，它的温暖同样也就是暗淡。所以，可不会因为窗外的辉煌艳丽厌烦窗内的昏暗平淡，也不能因窗外的阴风晦雨而忘却窗内的温情暖意。归根结底，应当从窗内看窗外而不是从窗外看窗内，因为人终究要回到窗内。当然，如果能以窗内之心行走在窗外，借窗外之意守护窗内，那就更好了。

此时，窗内是什么样的光线呢？不是暗淡也不是温暖，是宁静。

这是一个春天早晨的窗景，明天的窗景又会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窗，窗前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景，风景的好坏，全凭一颗心。

细数几枝莲

莲花之美，及于它的各种别名，如荷花、芙蕖、芙蓉、菡萏等等。

人在远古最初看到莲花的时候，第一反应一定是最原始朴素的，那就是欣赏美丽的花朵和食用美味的莲子。这是人利用自然万物的本能，也是莲花作为植物能够给人以享受的本能。久而久之，这种原始的本能逐渐发展，使人的感官感觉升华出精神上的新感觉，于是就产生了文化，莲花的文化。

莲花之中有莲花。美人与思念，就是其中看不见的莲花。莲叶田田，灼灼其颜。它像什么？自然是美人。花都是美丽的，但是并非什么花都可以比作美人。青青莲叶似衣，夭夭花朵似面，婷婷花茎似身，莲花最有美人气质。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就有以莲花喻美人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之后的历代诗人词客，类似的比兴不胜枚举。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说到莲花，绕不开这四句诗。它是南北朝时期诗作《西洲曲》中最优美的一段。莲喻“怜”，子即“你”。莲子中有柔思、慕恋，有怀想、惆怅。无处说“怜子”，只好低头弄莲子。如此的婉转缱

回、清微淡远，人知此情，何尝不想如她一般弄莲子？只不过她的莲子是怜他，人的莲子是怜她，怜那采莲人吧。还有一首唐诗，又更有些乡土的淳朴：“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既然敢于无端隔水抛莲子，何妨向他直白“怜子”？真是既娇且憨的采莲人。

莲花的生命力十分旺盛，九州大地上它无处不在。十里泽陂，有荷花荡漾；几亩方塘，待莲子留心。因此，只要世道安好、人心善良，举目望去，随处可见丽如莲花的美女和清似莲子的恋情。这种看不见的莲花，是大众都喜爱的莲花。

而有一些人，独坐一斗室、独对一池莲，还能悟出另一种莲花。北宋周敦颐心目中的莲花是高洁的心，“出淤泥而不染”。确实，生长于污泥中却能洁净无比，这是值得去体悟它的原因的。在莲花的世界里，哪里没有污泥？为何人见人嫌的污泥，偏偏就能生长出莲花来？可见污泥并非一无是处，没有污泥莲花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污泥也并非就是肮脏的根源，莲花它本质不沾污泥，因此就不会身上带着污泥生长。

周敦颐不是第一个悟出这种莲花的人。屈原就曾咏道，“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他想穿着莲花做成的衣裳行走于这个世界，让自己身心都干净。当然，能悟出这种莲花的人不多。

还有一些人，剪一枝莲花，把它当作自己的心，供奉在莲花座前。从此，这颗莲花之心与莲花座上的佛祖结成了永不退悔的缘分，且要摆脱芸芸众生看不透放不下的生死烦恼。而他们在获得心灵超脱的同时，无意间也为凡尘中的人们开创了插花艺术的先河——据说中国的插花艺术就是源于以莲花敬佛的礼俗。

就这么一朵自然生长的花，既能看到眼前的美，还能看到无

形的美；既可悦目爽心，更可明节立志。这种极自然之美、寓人生之思的生活哲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文化是否也有这种特征？

当然，也不是人人都喜欢莲花。有的人认为它盛开的花妖冶、虚伪，有的人认为它枯残的叶荒凉、颓丧。这很正常，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哪里都找不到一事物能让所有人都喜欢的。只要你喜欢，只要大多数人喜欢，那么它就值得我们喜欢下去。最怕的就是我们失去了眼界和自信，妄自菲薄，把自己本该喜欢的东西给讨厌了。

我也喜欢莲花。我有一个愿望，能够山居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那里，还能引一汪泉水，泉水的上游可以煮茶也可以沐发，而在下游就可以聚池植莲。我植莲花，也不为美人思念，也不为高志佛缘，就是一个最本能的需求，看花看叶吃莲子。

既然要看，就要看得惬意爽意。夏初，看浅水嫩芽的尖尖小荷，那一定会让我有看着自家孩子成长的温柔心。盛夏，既看花也看圆盘碧绿的莲叶。多年前曾经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看到成群的小野鸭嘎嘎呷呷行走在浮水的莲叶上或闲游于伞叶下花径旁，心中十分喜爱，也想自己养上几只。然后，秋看残花冬看枯叶，就看它们的寂寞。人在热闹时，勿忘别有落寞人，且人再寂寞也难比残花枯叶。更何况，眼前的残花枯叶也一定是来年的藕花新莲。

至于莲子，只想吃清水莲子羹。让妻加上冰糖用小火慢炖，出锅后的莲子外形圆润、汤色清朗、香气沁脾。这样的莲子，吃了真可以清心。

茶里茶外

几盏金液，满屋馨香，这就是红茶。

红茶的香气甘醇内敛，不同于绿茶的清爽自然、铁观音的香艳外向、大红袍的浓郁霸气以及普洱的乡土古朴。其实我什么茶都喝，不过喝得最多的是红茶。它香不侵人、艳不媚俗，所以为我所爱。

很羡慕一些人，他们从茶中能喝出许多很有品味的感觉，或有梅兰幽香，或似清风明月，或见慧语禅言。而我喝的是心境，能感受到的只是那色泽、那香气，还有就是身边的人。如果没有身边的人，就是手中的书。当然，如果既有身边的人又有手中的书，那就是完美的境界了。

身边的人是不容易有的。有时，高朋在座、阔论不已，诚为生活中孜孜以求的乐趣。然而，这茶在此时就成了陪衬，那书也是难以上手的。总不能旁若无人地自斟自饮、自读自叹，而让朋友们尴尬无趣吧？可见，高朋满座之乐，往往与品茶静思之趣相殊，知友未必是茶友。当然，能够一心在茶间书中的朋友也并非一世难觅，不过只可机缘偶遇而不可图索强求。当年王徽之途遇桓伊，求一曲《梅花三弄》，二人自始至终不交一语，曲罢人散，各得其旨。非此人此心，不可为之，亦不可得之。

幸运的是，虽然茶友不常有，茶妻却常在。平时喝茶的时间，多是与妻度过的。若在工作日，自然是晚上喝；若在节假日，则随时就茶。喝茶不需要理由，有心情就喝，无意趣则罢。“喝茶吗？”“嗯！”于是烧水备茶具。“喝茶吗？”“嗯……”于是什么动静都没有。

与妻喝茶，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交流。聊聊家常，聊聊社会，聊聊女儿，聊聊生活。有苦闷就安慰，有愉悦就分享。或者，就是各自捧一本书、守一盏茶，自饮之余不忘为对方斟上一杯，没有言语，皆得其乐。偶尔会飞过来一个豆宝，猛地让我们的杯中茶都喝干了，喊一声：“好茶！”又飞回摆满作业本的桌子边。

茶喝久了，对身边的人产生了依赖。有时独自一人喝茶，反而没有了宁静之感。即便有书在手，也是心绪不定。如果还要喝下去，常常就会胡思乱想，作无谓的杞人之忧，或是莫名的司马牛之叹。

红茶的历史并不长久，最多在五百年左右。在它之前，虽然似乎也有乌龙茶、普洱茶的前身普茶等茶类存在，但主导中国茶风尚的是生活在唐朝的茶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所描述的用那种工艺制作而成的团茶或饼茶。直至明朝初叶，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团茶的制作耗费民力，因此下令罢造团茶，自此散茶兴起，花样百出。罢造团茶之前，品茶是文人雅士的喜好；罢造之后，茶叶普遍地进入大众阶层，只要有钱就能消费，它不再仅仅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品味和享受，中国的茶风尚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直至今日。这算是茶在中国的通俗历史吧。

从《茶经》前印象模糊的制茶工艺和品茶形式，到《茶经》记载的自唐代延续至明初的压榨、研磨工艺和各类史料记载的煮

茶、民间斗茶以及官家、士大夫的品茶形式，再到如今的人们滚汤冲泡、温水轻烫，赏绿品红、求白茶斗普洱，又或大杯牛饮、小盏细品，喝茶的风尚历经几千年，仍无颓衰之势，堪称难得。

今人喜欢把品茶看成一种文化。诚然，茶是一种文化。在茶制作、品尝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式和规矩，这些程式和规矩蕴含了特定的情绪和思想，那么它就是一种文化。更何况，人们在品茶的过程中往往还能获取茶之外的人生启迪，或者得到茶本身所不能实现的精神抚慰，它们所蕴含的内涵，其丰富性更甚于茶制作和品尝的程式及规矩中的文化内涵。所有这些，都使得品茶成为当今中国少见的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时代特征更能够蓬勃发展的文化传承。

其实，远望历史，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实在是一个小众文化，比它有影响的文化形式曾经多如牛毛，可是很奇怪，它们之中至今还能够像茶文化一样充满生气的竟没有几个。

比如绘画。中国的绘画是有思想的，不论是人物还是山水抑或花鸟鱼虫甚至是宗教题材。其中最主流的思想，是追求宁静和自然，崇尚清迈和高洁，享受散淡和安详，这是经过千百年不断扬弃之后珍存下来的以儒、释、道为主，兼有其他流派思想和民间信仰的中国人文思想的精华。不同时期，这种追求和崇尚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偏重，但是其要旨主趣始终如一。除此之外，虽然中国画的思想中也有记实、赞颂、讽喻、嬉戏、奢华等各种元素，但是它们都不是主流。它的思想性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愉悦大众和启迪大众，尤以后者为重。这是中国画的思想性更深刻于西洋画的一个重要特征。看看流传至今的那些名画就会明白。